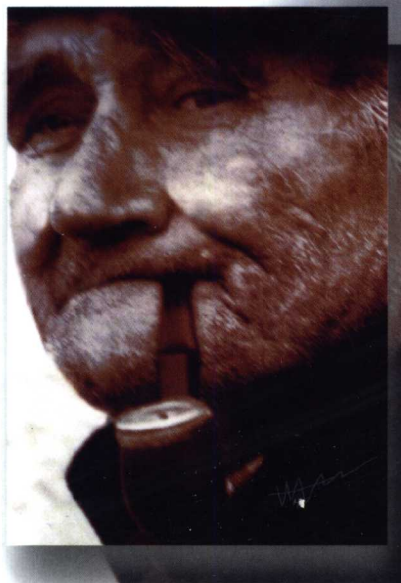


〔美〕安妮塔·简达 / 著 叶秀敏 李黎明 / 译 李黎明 / 校



The Secret Diary of Dr. Watson:
Death at the Reichenbach Fall

华生医生的秘密日记



莱辛巴赫瀑布福尔摩斯生死之谜

中央编译出版社

SHAWEN BOOK
百世文庫



华生医生的秘密日记

莱辛巴赫瀑布福尔摩斯生死之谜

[美]安妮塔·简达 著

叶秀敏 李黎明 译

李黎明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北京

(京权)图字:01-2002-3857号

- 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出版© 2002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世文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全球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为世文出版(香港)有限公司所有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由台湾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暨北京版权代理公司联合代理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生医生的秘密日记/(美)简达著;叶秀敏,李黎明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8
ISBN 7-80109-592-8

I. 华… II. ①简…②叶…③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610 号

华生医生的秘密日记

出 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mai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市薊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10.25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000 册
定 价:22.80 元

Copyright:© 2001 BY ANITA JAND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UPERT CREW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2 SHIWEN BOOK(H.K.) CO., LTD.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委托经销:

- 北京世文图书声像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10)64448223 64448224



记述大侦探福尔摩斯生死经历的工作充满着各种危险,尤其是精神癫狂和错乱,其发生的可能性相当大;而不可言之过多,也不可言之过少,使我不再认为这种秘密写作是一种对既往事件的轻松记录,事实上,它是那么令我不安和绝望。

在爱妻梅丽的怂恿下,我开始记秘密日记……

——约翰·H.华生

目 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17
第三章	30
第四章	36
第五章	44
第六章	56
第七章	80
第八章	95
第九章	104
第十章	108
第十一章	114
第十二章	121
第十三章	127
第十四章	144
第十五章	161
第十六章	167
第十七章	173
第十八章	179
第十九章	191
第二十章	195
第二十一章	197

第二十二章	203
第二十三章	213
第二十四章	217
第二十五章	221
第二十六章	226
第二十七章	232
第二十八章	242
第二十九章	247
第三十章	257
第三十一章	269
第三十二章	279
第三十三章	281
第三十四章	292
第三十五章	297
第三十六章	304
第三十七章	308
第三十八章	310
结束语	317

1888



第一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从来不用邮寄的方式给我们传递音讯,也让我们不可能从他那儿得到收阅信函的乐趣,就这一点而言,在我们的近交熟友当中,他还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因此,当我发现餐具柜上那封电报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吃早饭了。在10月中旬,这样的天气可算是冷得出奇,而且,想到可能要坐火车或者双轮马车长途奔波,却甚至连一杯暖身提神的咖啡都喝不上,我就感到不舒服。然而,结果证明,这番忧虑(假如忧虑这个词儿用在这儿还不算太夸张)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那封电报是赫米亚·玛丽·卡思卡特小姐发来的。显然,她被固执的幻觉所缠绕和折磨,执拗地幻想着她是我的病人,电文中流露出某种绝望的语气,那是我不喜欢在理当



四 拒绝的求助中听到的。

第一章



随着天气由暖转寒,我感到自己也故态复萌,再度成了我那糖尿病的名副其实的囚徒,重又回到了您今年夏天在本地治里别墅,以精妙的摆弄为我做了那段效果极佳的治疗之前的状态。我希望此番召请没有令您感到措手不及,并期盼着您和您的同伴速速前来。别让我失望。

赫米亚·玛丽·卡思卡特

电文上附有她的地址,我不禁注意到,那地方属于相当上流的城区。想想看,我有一位住在这样一个地区的病人,而我看到她的名字却想不起是谁,这简直荒唐透顶。若完全撇开这个不谈,还有让我忿忿不平的,就是她竟然把我和甬管是何许人的某个江湖庸医相混淆,那骗子用什么“精妙的摆弄”充作对糖尿病的特效治疗来哄骗她,而这种病,即便还没有以危险的速度恶化,需要的也是尽心竭力的关心和照顾。再有,她还提到本地治里别墅,更搅得我颇有不安之感,因为这处名为“本地治里”的宅子,曾经在我记述的一段冒险故事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发生地点出现过,我给那故事起的篇名叫《四签名》^①(仅只记述下来而已,但

^① 由于本书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关之处甚多,为方便读者参阅,凡本书中提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各篇故事及其中人物之处,除特殊情况外,其故事篇名及人物姓名的译法,均尽量与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译本(1981年第一版)相一致。本地治里别墅(Pondicherry Lodge),《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之《四签名》中译者将其意译为“樱沼别墅”,而故事中“Pondicherry”乃取印度一地名(即“本地治里”)之义,此处权依地名通译。《四签名》乃于1890年发表,故此段中有“还未曾发表”之语。梅丽·妮·摩斯坦,后嫁与华生医生为妻。——译者注

是,唉,还未曾发表呢)——那段冒险经历让我结识了梅丽·妮·摩斯坦。我确实觉得这篇《四签名》是不适合发表的。

我刚琢磨到这儿,便被妻子的问话打断了思路,她问我福尔摩斯先生在电报里说了些什么。看来她也以为是福尔摩斯发来的电报呢,我们俩在这一推断上的不谋而合真是有趣。随后,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运用福尔摩斯的方法,同心协力解起这道家庭谜题来了。最终,我们成功地将这道疑题缩减到了最简明的形式:暂且假设我是这封电报预期的收件人,那么然后,期望我做的是什么呢?至少这一点很清楚:我应该跟我的伙伴一道,从速赶到卡思卡特小姐那里,用一套精妙摆弄的疗理,减缓她糖尿病的痛苦。我的伙伴是谁呢?当然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啦!把电报再读一遍,我又一次被那绝望的语调所触动,尤其是末了一句:“别让我失望。”毫无疑问,这封电报是想搬请福尔摩斯。我们不会搞错。

让妻子去跟邻居安斯特鲁瑟医生交代一下,如有我的病人在我外出期间来找我就诊,便请他代为处理,我只用了一会儿工夫收拾起医械包,就赶忙冲出了家门,置身于稀薄的阳光下了。我知道自己还抱着某种糊里糊涂的念头,觉得这些家什说不准能在处理糖尿病的时候用得上。招呼了一架双轮出租马车,便往贝克街驶去,一路上,我得承认,自己一直沉溺于困惑之中,很难想像得出卡思卡特小姐所说的精妙摆弄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对于一位咨询侦探而言,能采用什么样的精妙摆弄手法呢?真是难以想像。也许福尔摩斯能解开这个谜,或者还能解释她怎什么会稀奇古怪地提到本地治里别墅。我是无能为力了。

还好,我的朋友在家,而且手边刚好没有什么要急于处





理的紧迫工作,对卡思卡特小姐的案子也还颇有兴趣。他本来还处于某种慵懒无聊的状态,我很了解,这说明他正缺少智力上的刺激呢。他把那封电报读了一遍,再读一遍,然后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桩神秘的新案子,跳起来在我背上拍了一下。

“干得好,华生!终于有一件有点儿意思的案子啦。我本来都已经开始担心,怕是除了长时间不知去向的恋人、误入歧途的妻子或者行迹可疑的雇员,诸如此类,就再也碰不到别的什么事情了。真的,我敢说,这件案子能用得上我们全部的才能。不过华生,你的衣着可不太得体呀。”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素深色裤子、黑色礼服大衣和朴素的领带,再跟福尔摩斯比较一下,他还披着不怎么体面的暗金色衬里的紫色晨衣呢。我保持着尊贵的沉默,然而无济于事。一眨眼的工夫,福尔摩斯已经把我那条朴素的领带解了下来,换上了一方软围巾,这围巾的尺寸可真够夸张的,上面的图案花式更让人看了会吓一跳;他又递给我一根手杖,手杖的铜色金属包头上,还纹刻着拙劣模仿的埃及象形文字。“瞧,这下你不太像军医了,而且更像个会做精妙摆弄的人了。这医械包嘛,还是很有特点的,华生,你就提着它吧。”这话说的,感觉完全像是倘若未经他的授权,即便经过了八年多的学习和实践,实际上我也还是没有资格提它似的!

福尔摩斯从一大堆剪报下面把一只又大又旧的皮箱拖了出来,爆起满屋子灰尘,对此他似乎毫不在意,就像对我的感觉也毫不在意一样。“我说话就好,华生。要不然劳驾你去招辆出租车好吗?”

在 221B 号^①大门口，我干等了 20 分钟，这么长时间，真让我有些着急，生怕会撞上过去的房东赫德森太太，或者我的某个病人。福尔摩斯在这些穿着打扮的事情上用点心思倒也没什么不好。只是，他一穿戴好了，就像是整个儿换了一个人；而我，则无论怎样穿着，都永远是约翰·H·华生。福尔摩斯终于出来了，拖着那只大箱子走下门前的台阶，从头到脚，一副精妙摆弄家的助手的模样。我又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了。

车子有些吃力地转弯往公园路上拐去，我们还得费劲地把住那只笨重的大皮箱，这时候，我们才引起了很少几个人的注意，而直到抵达了卡思卡特小姐住处的时候，我对于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仍然连一点儿很清晰的想法都没有。无从求助，我也只能我行我素、顺其自然，剩下的事情，就只好仰仗我的化装了。我自我安慰地想道：这块围巾和这根手杖已经能给人如此强烈的印象了——刚才，先是在贝克街，我就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动一架出租马车愿意拉我们，后来又跟那车夫费了多少口舌才让他明白：别以为我是个傻瓜，可以在车费上蒙我。“很显然，这将是经历新奇的一天”，当我踏上台阶的时候，心里暗自忖道。我希望新奇的经历当中，不会包括被告知要我们走商人进出的门。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贵族城内住宅。

我登上了台阶顶端，看着大门依绕着保养良好的油润的铰链打开了，这表明仆人们和他们的女主人正期待着我们的到来。我向那位在门后半露其面的男仆自报姓名——约翰·H·华生，以一个很戏剧化的夸张动作递上我的名片



^① 贝克街 221B，福尔摩斯住所门牌号，《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译本按中国习惯译为“221 号乙”。——译者注



(正轮到春风得意呢),而且当即决意任由福尔摩斯一个人去折腾那只大皮箱,这也跟他作为我的勤勉工作的助手的身份很相称嘛。某种程度上,这一决断倒给了我自信,而这种自信,又是我要继续表演下去所需要的。我开始津津有味了。

那男仆,像这片富人区里的许多仆人一样,身体颇有些富态,在穿过一道道走廊、往病人房间走去时,他一直都迈着精确匀整的步子,稳重庄严地行进着。福尔摩斯拎着箱子紧随着我们,显得毫无困难。

“哦,华生医生,夫人,”那仆人夹着喘息说道。

“卡思卡特小姐,”我招呼道,因为我及时想到了我们此前应该算是彼此认识的。我像医生那样非常审慎合度地朝她点点头。“您还记得我的助手福尔摩斯吗?是啊,当然了。那么好吧,是不是能请您的侍女把窗帘拉上,免得受到磁力的影响,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我根本不知道窗外究竟隐伏着什么样的磁力影响,不过我想,这样倒也可以保证我们的会诊不被旁观者或密探看见。我很高兴看到福尔摩斯朝我投以赞许的一瞥。

那侍女照我的吩咐走了过去,福尔摩斯开始打开那只破旧的皮箱,从里面掏出来好大一堆最最普通的化学装置,也就是那些经常把我们贝克街的房间搅得乌烟瘴气的东西。我毫不怀疑,到了恰当的时刻,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气势宏大的“精妙摆弄”来。在这同时,我自己则忙着做些通常的诊疗预备工作,给她号了号脉,问一些不相干的问题,还时不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并且时常说几句用心斟酌过的话,来总体指挥着整个的操作过程(比如,“我亲爱的福尔摩斯,可不是壁炉架哟!”)。卡思卡特小姐要这样要那样地

折腾着那个侍女，回答着我的询问，同时，还以敏锐的目光密切注意着我那笨手笨脚的助手，看看他究竟有何图谋。

到后来，福尔摩斯和我都将认识到：她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她那异常的沉着和绝对的镇定。不过在当时，脑子里最确定无疑地想到的词儿，却不是沉着镇定，而是傲慢。自始至终有一点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赫米亚·玛丽·卡思卡特，这位发电报的人，并非当真在屈尊求得这些陌生人的帮助。我们到达的时候，迎接我们的那种混杂着感激和忿愠的态度，在我的经历当中，绝对是独此一回的体验。她靠枕着一大堆结实的小靠垫和带缘饰的枕头，斜卧在低矮的沙发床上，那姿态气度，想必跟面对着罗马城熊熊大火的尼禄皇帝俨然相仿佛。

我得承认，这一下，也就是对我的客户这最初的一瞥，让我心里立刻塌实了；简直难以想像眼前这位是一个正处于或哪怕是濒于绝境的糖尿病患者。卡思卡特小姐可能需要一些别的她所谓的精妙摆弄，但不管那是什么，却绝非对糖尿病的治疗。我最糟糕的担心化解了。而最终，通过将我自己和我的名誉投入到这场猜谜似的、充满戏剧性的医学游戏，感觉自己得到了证实。歇洛克·福尔摩斯一向认为我就只是个内科医生，恐怕从此以后他不会永远这样自以为是啊。

虽然青春的华艳早已逝去，卡思卡特小姐仍是一位十分端庄优雅的女人。她的眼眸碧蓝澄澈，岁月也无法使其暗淡；举止温雅而富有韵致；一副异常悦耳的女低音嗓子。既然并不需要她的回答，我便像寻开心似地提出一些杂乱无章的问题，也便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她的声音语调，而对她的恼怒听而不闻。不过，对她的侍女，我颇感同情，尤其





当我们有幸听着女主人细致地描述这间“黄调沙龙”里的窗帘要怎样拉才正确或不正确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卡思卡特小姐的监督下，把剩下的最后一幅窗帘拉好，花了整整 10 分钟——也让我忍耐到了极限。既然知道眼下所对付的并非一位重症糖尿病患者，我心里便只剩下好奇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发出今天早上那封字里行间充满痛苦的电报，并导致下午这一场奇怪的谜戏呢？看看我的助手，他躲在大皮箱后面缩作一团，实际上正一直非常认真地关注着拉窗帘的过程，我又一次被他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迷住了。正常状况下，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可绝不是一个羞涩怯场的人。

终于，那客厅侍女被恩准撤下了（可怜的姑娘，眼里还噙着泪水呢），她把女主人留在了这里，并且，我敢肯定，这也暂时给了福尔摩斯一个可以现身的机会。而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侍女出得门去还不到 15 秒钟，福尔摩斯便站起身来，从图案艳丽的地毯上敏捷地大步走了过去，贴近钥匙孔听了听，把走廊查看一番，并在从那只箱子里掏出来摊了一地的乱糟糟的障碍物之间侧身往还，动作十分流畅。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不过，当他转过身来面对我们的时候，这位咨询侦探福尔摩斯，比刚才那个作为精妙摆弄家助手的福尔摩斯，长高了差不多六英寸。

他自我介绍，“歇洛克·福尔摩斯，恭候您的吩咐，夫人，”又补充道，“您已经认识华生医生了。”

对这一套，我并不觉得有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未来的客户对此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要是尽量宽厚地说起来，福尔摩斯这通现身告白，显得并未如他预期的那样让卡思卡特小姐感到满意。

“是啊，福尔摩斯先生。现在看起来您非常年轻，”她语含尖刻地说道，“您究竟有多大岁数？”

“很年轻，”他语气平和地答道，“不过，我想，并不缺乏经验。您根据什么怀疑您的女仆在这件让人厌恶的勾当中作了同谋呢？”

这句开场白很有效果，卡思卡特小姐一下子感到无言以对，并发现自己毫无防备地突然处于守势了。福尔摩斯经常对人施用这种手段。然而这一回，这一手段没能像平时那样起作用。卡思卡特小姐似乎是用十分不同寻常的坚实材料造成的，她仪态优雅地站起身来，答话之唐突，几近于粗鲁的程度。

“我的女仆，确实不称职，但这不是要点所在。我不是在用这种转弯抹角的方式寻求你们的帮助，”这时，她的目光落到我的围巾上，明显地流露出嫌恶的神情，“让你们来对付什么家庭矛盾，不，福尔摩斯先生，而是因为有一个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我一定是不经意间做出了某种似乎要过去保护她的动作，因为她以一个粗鲁的手势阻止了我。“不，不是我，”她说，“但也是个生命，对于拥有这一生命的人来说，它大概也有某种价值吧。至少我们必须暂且假定是这样。”

她横穿客厅走了过去，全然直视着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先生，我需要知道，比方先有某个客户来找您寻求保护，而到后来您发现自己无力提供这种保护，像这样的事情，以往发生过多少次。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对吧？”

“是这样，好吧，那就不只是女仆，还有那窗户，”福尔摩斯以他那惹人不快的方式冥思沉吟着。

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尽管显然是对卡思卡特小姐

